

初學
論說
津梁

江左書林出版

趙蘭石題



MG
E207.62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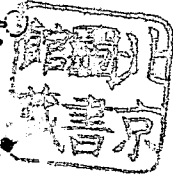


3 2173 9007 3

初學論說津梁卷二

周平王東遷論

王者必先扼天下之勢乃足以號令四海周平
王賴鄭與秦之力驅夫戎以復王位卒以為敵
所逼遷於東都即向時周公築宮室於斯以備
天子歲時巡狩會諸侯之所也觀其地居天下
之中亦儼然一大都會然無峭函之固足以自
守其形勢不如西北遠甚後世子孫志在苟安



坐是衰弱而不復振。固由平王作之備。亦地勢之不便使然也。論者謂周之失策。未有甚於東遷者。誠哉是言也。

東遷失策。歸咎平王。其實天理循環。周之末運。固不期然而然。耶。彼時列辟擅權。周天子徒擁虛名而已。又何能為哉。

向戍弭兵論

春秋之世。何世晉楚之國勢。何如。而可不用兵。

乎。向戌亦稱識時務者。而乃創弭兵之舉。殆好
名之一念中之也。卒之趙文無遠圖。楚令尹乘
間以入。衷甲蒞會。爭先請盟。敵血未乾。而兵端
已伏。何嘗得一日弭哉。向戌此舉。直以自欺欺
人耳。吾弗取焉。

吾國軍興以來。每歲兵費。不下數百萬。弭兵
之策。徒成夢想耳。向戌沽名。乃作此欺人之
語。而為有識者所不取。宜矣。

管仲相齊論

管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佐桓公以霸。非公之能用仲。實仲之善用公也。曷言之。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又益之。以外嬖。豎刀。易牙。開。方。等。刀且漏師於多魚焉。非仲左右於其間。公之霸業將及身而衰矣。是故仲卒而公遂無能為。五公子爭立。身幾不自保。遑論霸乎。公孫丑曰。管仲以其君霸。其殆深知管仲者哉。

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管仲之名傳千古矣。然仲必相桓而立奇功，桓必倚仲而成霸業。其君臣之際遇，可想而知矣。文直捷痛快，立論得體。

三家分晉論

自古君臣之變局，未有甚於晉之三家者。魯哀公之政，亦在三子。謂季孫孟孫叔孫三家而其君猶得拱手而守府，非力不能分也。猶有名教之心，範之

也。自韓魏趙三家悍然為之。周天子亦貿然命之為諸侯。冠履之分蕩然矣。厥後田和效之以篡齊。篡之不巳。復自立為王。駸駸乎有窺周室。移九鼎之意。君子曰。皆自三家之分。晉兆其端也。履霜。堅冰。至可不慎乎。

老吏斷獄。非胸有成竹者。不辦。

衛州吁好兵說

佳兵不祥。而衛州吁好之。莊公因其有寵而弗

禁是好之者。州吁陰縱其所為。而卒致自戕其身者。莊公也。愛之適以害之。能弗懼哉。兵凶戰危。自古云然。文亦憂憂獨造。

馮驩為孟嘗君焚券論

論者以焚券為馮驩之義舉。孟嘗君得就國於薛。卒賴其力。復相齊國。名顯當世。余以為馮固義舉。孟嘗君之大度。亦非尋常者流所可及也。觀其聞市義之說。色雖稍稍。若不豫者。而未嘗

加一責備之詞於驩待之如初期年之間驩不復彈缺以求去則其終始之相安可知也此驩之所以為營三窟而孟嘗君得以高枕而臥無織芥之禍也與

惟馮驩方許作義舉惟孟嘗方許稱大度近世如有其人吾景仰之

魯仲連義不帝秦論

仲連不帝秦人皆義之然亦賴有利害之言足

動辛垣行之聽。魏公子無忌。復將兵以繼其後。秦師戰不利。始釋趙圍以去。苟徒託空言。雖百仲連。奚益哉。吾敢一言以決之。曰魯仲連之義。不如信陵君之兵。

文弱之弊。貽笑列強。誠欲衛國如魯仲連其人者。曷可少乎。特拈此課。用代警鐸。

趙襄子釋豫讓論

趙襄子不能容智伯。而能容豫讓。非真能容也。

蓋知讓之力不足以殺我。不如姑赦之。以示大
度。待其自愧而就死。然後我可避殺人之名。而
彼愈不得不出於一死。以報故主。陽縱之。而陰
迫之。斯真趙襄之善於用計也。不然。後此讓又
見執矣。何以不復能赦。而必賜劍。以責自裁乎。
吾由是知趙襄之為人。非真能容讓者也。

奸雄殺人。不露痕迹。中間逼進一層。寫其詭
計多端。入後方將其私心和盤托出。質之趙

襄更有何辭

晉楚戰於邲論

邲之戰。晉為楚敗。非敗於兵之不足。實敗於心之不一。荀林父為帥。先穀先濟河。而不能制。趙括趙同輩。違命而不能問。行軍之權已失矣。馴致戰不成。戰退不能退。楚兵驟至。倉皇應敵。設無士會。晉軍其有存者乎。馬謖曰。行兵之道。攻心為上。為將者宜三復斯言焉。

顧視清高氣深穩收束處尤見筋節

晉楚戰於鄢陵論

鄢陵之役。晉之勝楚。特倖勝耳。何以言之。楚與
晉。勢足相埒。晉厲之暴虐。不如楚共之寬厚。魏
錡輩之用兵。又不如養由基。潘黨之善戰。其能
囚熊茷。射楚君。皆以無意得之。非真力足以卻
楚兵也。設楚王欲圖一矢之報。秣馬厲兵。詰朝
相見。勝負尚未可知。奈何天不助楚。司馬中酒。

不得已而還師。晉遂得以成功。非倖而何。士會策馬數語。蓋深知之矣。

晉之稱霸。天助成功。不然楚亦大國。勢足相埒。何致敗績。是役也。晉之倖。楚之不倖也。

秦始皇滅六國論

始皇之滅六國。由於六國之自滅。人人知之。然秦之待六國也。用范雎之謀。遠交近攻。挾其詐力。以相屠戮。仁人君子。咸深惡之。六國誠愚人。

哉。秦之所以愚之者。不太酷乎。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怨毒之中人深矣。不再傳而滅。宜哉。

始皇之罪。罄竹難書。其挾遠交近攻之計。以滅六國也。由於六國之可愚而愚之也。然一統之後。再傳即滅。始皇固酷。而天之所以報始皇者。不亦酷乎。

蕭何收秦圖籍論

圖籍之為用大矣。一代之文獻。寓於中。一朝之

掌故亦寓於中。苟任其散佚而不之顧。後之博物君子欲於此蒐羅文采。旁究治亂興衰之故。將由何道而得之。漢高帝入秦。蕭何隨諸將後。不急急於爭功。獨以收圖籍為先。知所本矣。左圖右史。用之不竭。非蕭何入秦時搜羅散佚其詳不可得聞也。其功不亦偉哉。

商鞅變法論

三代以上無敢言變法者。商鞅創之於秦。廢井

田開阡陌。棄禮義。尚首功。嚴刑峻令。秦以富強。子孫守之。至併天下。然至二世。卒為漢有。固由始皇帝之不善守成。亦未始非商鞅作法於涼。貽之禍也。曷言之。秦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孝公又發憤有為之主。鞅苟能正身修德。反覆陳詞。以致主於王道。安見秦國之不足以大治。而乃傲狠自恣。孜孜焉。惟急功近利。之是謀。取效一時。貽誚萬世。仲尼之徒。羞稱之。以是言變。

法。君子弗許焉。

商鞅變法。萬世貽譏。然變法亦當審時度世。身惟吾中國。日言變法。而世日益亂者。嗚呼。其誰之咎邪。

白起坑趙卒論

聞諸兵家言。誅降不祥。秦武安君將兵與趙括戰。大破趙軍。降其衆四十萬。復恐有變。一夕盡坑之。戕人性命。若夫氣然。迄今過楊谷之水。淙

淙然猶有流血聲焉。厥後被逐，自剄於杜郵。始
悔坑卒之舉為過當，晚矣。

秦昭王削起爵，遂出咸陽，至杜郵，復賜劍令
自裁。起歎曰：「長平之役，我挾詐一夜坑趙降
卒四十餘萬，彼誠何罪哉！我死宜矣。」乃自剄
死。

黷武不祥，誅降更不祥。白起殺伐太重，宜其
自剄而死。天道報施不爽，信然。

西門豹沈巫於河論

世俗之習慣。雖聚賢人君子。日喻以千百言。而
卒不能祛其終身之大惑。余觀戰國時魏之鄴
都。有河伯娶婦一事。主之者巫覡。和之者三老
廷椽。鄉愚惑之。至歲沈其女。而不之悟。豹知正
言之不足。動聽爰集眾於河。詭辭以沈大巫。繼
之以弟子。終之以三老。即廷椽豪長。亦幾幾不
免焉。於是人心懼伏。舉數百年牢不可破之積

習。一朝湔除之快矣哉。西門豹之所為也。

爽若哀梨。快如并剪。

伍員論

伍子胥者是非之心過重。恩仇之見太深。是孝子而非仁人也。曷言之。當其報父兄之讐。假手於吳。長驅入郢。亦大丈夫生平快意之時矣。乃必殘滅其都邑。汙穢其宮室。設無申包胥。熊繹之後。不祀忽諸。揆之古人。惓惓故國之思。得毋

太甚乎。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忠臣去國，莫待自表。若員者，豈能善處倫常之變哉。

伍員本非純臣，前人亦論之。以此作主理明詞達，初學見之，可以知用筆之法。

衛文公論

衛文值懿公之後，以儉立國。至季年，革車遂有三百乘。延將墜之緒，後世子孫謹守之。幾與秦之國祚相終始。吁，德何遠也。夫衛之地褊而小。

衛之風俗淫而靡。賢人君子。咸憂其不易治。文公但率之以儉。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量入為出。國用恆足。大學所謂生財之道。盡在乎此。後之治國者。日言理財。而不知節用。其馴致貧弱而不振也。宜哉。

扼定以儉立國。最是文公出色處。彼日言理財。而財不足者。能無愧煞。

申色胥論

申包胥與伍員各行其志。一以亡楚。一以復楚。而論其為人。則包胥尤勝。何則。吳之入郢也。一鼓作氣。幾欲滅此朝食。而後快。公族大夫。不聞出一謀。興一旅。以圖復楚。申包胥獨隻身入秦。痛哭乞師。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以誠感人。卒能克遂其志。恢復楚地。還於舊都。其所以報先王而盡人臣之職者。豈尋常之輩所可及乎。是故伍員之亡楚。其勢順。而為包胥之所不忍。為申

胥之復楚其勢逆而為伍員之所不能為苦心
孤詣其志足與日月爭光矣吾故一言以斷之
曰包胥之為人勝於伍員

起首一語斷定獨具隻眼中間兩兩比較愈
見申胥之不可及末尾仍守定作意到底不
懈作文之定法也

吕后殺韓信論

殺韓信者漢高非吕后也昌言之高祖與淮陰

侯共患難同死生假王之請又深中其忌殺之
之心蓄之已久吕后之殺適償其願耳然則高
祖何不自殺之曰淮陰反狀未露姑緩之以伺
其隙非真能忘信者也史稱高祖聞信被誅且
驚且喜漢於此時天下已定兵革已息韓信在
朝幾與匹夫等其見殺也何所用驚並無所用
喜也史臣特標而出之可以知高祖之心矣

吕后之殺信出於漢高之意人人知之本不

足異。此論寥寥數語。筆意爽朗。初學解此。便無平疲之慮。

龐統論

龐士元非百里才。諸葛孔明許之為王者之佐。乃雒城之役。倉卒中矢。身死於蜀。豈真智不如人哉。毋亦急功近名之心。有以中之耶。何以言之。蜀地險峻。張任等皆璋之名將。平日懷必死之志。勢不與劉備並立。蜂蠆有毒。况猛將乎。統

不審地利。不能知己。知彼又惟恐功之不立。為諸葛武侯所攘。冒險進。遂以身殉。一念涉私。至不克保其首領。可哀也已。

龐統有才而無運。千古同慨。可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命與數限之也。

曹操司馬懿合論

世之稱奸雄者。以曹操司馬懿並論。余謂懿尤過之一能。忍一不能忍也。觀其拒諸葛。誅曹爽。

貽以巾幗而不怒奪其政柄而不爭謀然後動
計出萬全此豈操之所能及乎厥後曹芳之見
廢高貴鄉公之被殺天道好還又加諸酷操固
自取其咎耳於司馬懿何尤

作史題必以擒縱之筆出之方寫得有聲有
色此作似之

馬謖論

馬謖非不知兵者也特不能神而明之又果於

自用。遂一蹶而不復振。是猶戰國時趙括之流耳。昭烈帝謂言過其實。以之戒諸葛。而諸葛猶用之。豈非攻心為上之說。有以蔽之乎。智如諸葛。尚矣。乃不免受馬謖之蔽。甚矣。言過其實之人。其足以害人。家國者。可勝誅哉。

馬謖之為將。豈其胸無韜畧。而鹵莽從事者。可比乎。惟果於自用。不察敵情。致有此敗。孔明用之於前。而斬之於後。咎將誰任哉。噫。

三顧茅廬論

諸葛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自分將以布衣
老。劉備紆尊以顧之。一而再。再而三。與之談天
下事。相見恨晚。君臣之間。如魚得水。卒賴其力
以興。吳魏抗衡鼎峙。而並立。曹操輩徒羨備之
得亮。而不能師備之三顧。此亮之所以終為備
用也。

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諸葛之待時也。一遇

先主如魚得水。自不枉三顧之僕僕耳。文筆
耐人咀嚼。

書韓昌黎原道書後

佛老之說。始於漢而盛於六朝。浸淫至唐而未
已。韓昌黎作原道以闢之。人遂稍稍知道德仁
義焉。其功偉矣。顧公晚歲惑道家言。餌藥以致
疾。其卒也。年不及六十。遂為天下後世所藉口。
則又何也。

闢邪返正。儒者分內事。末段隱寓責備賢者之意。

劉青田賣柑者言書後

讀青田所述賣柑者言。其殆世之有心人乎。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天下之類乎柑者多矣。惜未遇斯人。一鍼砭之也。或者曰。此蓋青田之寓言。以諷世之居大位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意在言外。著墨不多。非得力於古文者不辦。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論

三代下之人主。皆自為子孫計。無復有公天下之心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成王已然矣。况等而益下乎。宋太祖見五代之方鎮之盛。懼後人不能制。遂於杯酒間釋石守信等諸將兵權。史家侈為美譚。不知弱宋室者。即此舉也。設於此時。練勁卒。固邊圉。以太祖之英勇。繼以太宗之善守。近之燕雲十六州。遠之西夏一隅。充其兵

力何不可力圖恢復。而乃因循不振。但知防內。不知禦外。金人崛起。小朝廷遂不可為矣。豈非太祖貽之咎哉。

初學作論。最好獨抒己見。復能自圓其說。即強詞奪理無礙也。此論意在翻新。實則措詞平正。願讀者三復之。

其二

論者以杯酒釋兵權。為宋太祖之罪。余以為未

可以罪太祖也。太祖之為此深謀遠慮，免前車之覆轍，保功臣之令名，一舉而二善備焉。設太祖此時不審緩急，貿然下命，遽令釋之，庶從龍之彥如石守信輩未必有反戈相向之舉，而一二血氣未定剛勇自恣者，流或不平，則鳴致煩朝廷，出兵問罪，幸而救乎，則殺戮功臣，已為世所詬病，不幸而糜爛不特，宋之社稷旦夕可虞，而蚩蚩之氓方慶太平，不旋踵而遽遭離亂，情

何以堪。太祖知其然也。故以從容談笑出之。俾
釋兵之舉。出自臣下之心。所謂弭患於未形。防
亂於未然者。皆此舉也。顧或者猶謂太祖防禦
過密。其情實近於猜忌。是又不然。漢之懲秦。魏
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弊而為之備。自昔專
利之君。為子孫計。私其天下。用心大抵皆然。宋
祖鑒於唐代方鎮之弊。與武臣跋扈之風。不得
已而出此。借今日杯酒之賜。紓他日宋室之危。

夫奚不可者。嗟夫。項籍滅而韓彭醢。胡元平而藍李戮。以視太祖之推心置腹。功臣咸得保全。其終始者。其相去為何如哉。

三代下人主能保全功臣。漢光武外惟宋祖。結處從此立論餘韻悠然。此作視前作適成反比例。而各有精切語。一以短勝。一以長勝。作論首重立意。尤貴能自圓其說。固無一定範圍也。

司馬光擊甕救兒論

蓋臨危而有急智者必非常人也。况幼穉乎。然則司馬光之為人可知也。夫見兒跌入甕中。倉猝之間。關乎生死。危莫危於此矣。苟無救之者。兒無生理矣。而光之智獨不可及者。不事張皇。不稍畏縮。即以石擊之。其甕立破。其兒不死矣。是物輕而人命重也。嗚呼。如司馬光者。斯真臨危而有急智者矣。

此篇出題與各篇不同。拈之以示初學。既可
激發人之天良。又可增益人之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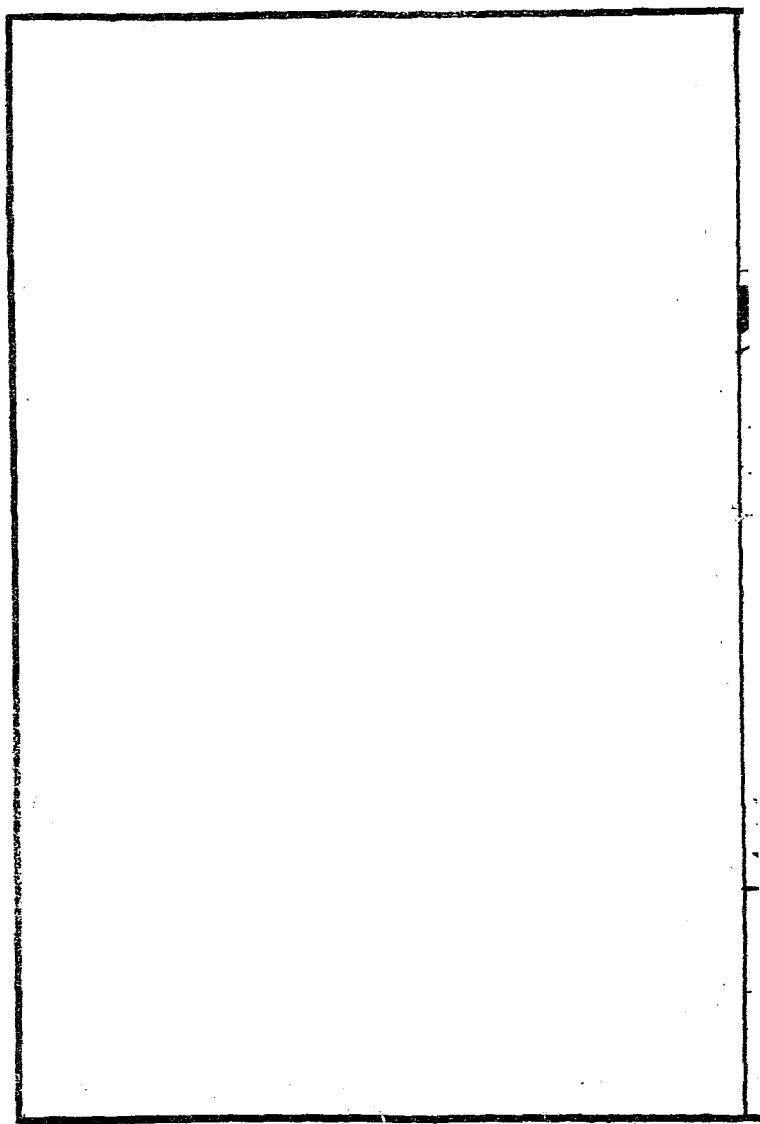
元之武功超越前代。顧不及百年。其社遂
屋。厥故安在說。

席卷東甌。包舉全亞。囊括四海。併吞八荒。豈非
亘古未有之蒙古帝國歟。當其入主中華之時。
鋒銳無比。凌厲無前。可謂極一時之盛矣。乃不
及百年。遽爾滅亡。其故何歟。蓋太祖一朝。方酋

長耳祇知尚武功。不知修文治。規模紊亂。法度廢弛。兵力雖強。不足恃也。否則以彼土地。憑藉重威。明其政刑。修其文教。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不難與周室並隆。何致傳十世而即亡乎。君子觀於元祖之猜忌。漢人草菅人命。縱容喇嘛。發掘宋陵。凡此大悖人道之舉。秦皇隨煬之所不惡為。而元帝悍然為之。固不待北門夜走。早知其國祚之不永也。賈生論秦之亡。謂仁義不施。

余於元亦云然。

筆勢縱橫。抑揚頓挫。無不如志。篇幅稍長。錄此以示初學。筆氣盛者必暢其辭。固不可盡以尺寸拘也。



80

086203